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六

郝敬 [illegible]

雍也第六〇此篇亦多論人物及仁智與前篇同故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在聖門與顏閔同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閔子不肯為季氏宰而仲弓獨與冉有子路同事季氏子路中讒廢冉有竟與之暱夫子所為鳴

鼓攻也仲弓之才果藝不如二子其靖恭簡默之資本可使居上臨民而以北面奔走于權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子諷之曰雍也可使南面惜其有居上之度而局爲陪臣猶孟公綽之爲趙魏老則優也仲弓不踰此旨謂南面在恭己君道貴無爲夫子將以恭默許己也因思子桑伯子嬴行放蕩亦自稱無爲舉之以問意本不可伯子而姑以自考探夫子許己之意耳夫子應之曰可也簡蓋謂伯子隱居不仕遊于方之外任情簡畧亦可也對季氏之宰而可子桑伯子即可使南面之意雍疑夫子以伯子與己同許

而已與伯子實不同道蓋簡與恭其不煩畧相似而其要領不同故据所學質之居敬主敬也行簡省事也臨民卽南面也君子以道致用可以臨民而不可以隱居可可居敬也居簡身不脩指羸行也行簡獨行忘世也大簡人道同禽獸中國比蠻夷指伯子也此論甚正聖人亦無以易之但言不可以一端盡使雍南面者言雍不可事權門非獨美其能居敬臨民也可伯子者爲其隱居不仕無所事事非以大簡爲可也君子非其民不使不如隱居之爲愈雍於夫子之意雖未悟而其言良是故夫子第曰雍之言然然

其言而已。於其所以使雍南面可伯子簡之意俱未悉解者遂謂此章專論簡二十篇中未嘗以簡爲教二三子未嘗以簡爲學也小子狂簡原非至德見賓承祭雍所請事原非謂雍簡也凡聖言縕藉篇中此類甚多世儒拘泥使妙義不傳千古如夢

居敬者翼翼小心匹夫勝予也行簡者悠悠順治省事安民也居簡者斷緣息慮土木形骸也行簡者遺落世務萬事墮壞也居爲本體行爲設施居敬以兢業爲本體不求簡而自簡居簡以枯寂爲本體厭事而事反多仲弓此論即舜所以無爲而治夫子謂爲

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之道嘗敎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說也曰吾黨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卽大簡之說也仲弓因夫子之教有得還以爲己見而質諸夫子猶鳥飛魚躍不知身本在天淵中也故夫子但然之

禮者聖人中庸之教狂士簡易不恭以禮爲不足守悖聖人雅言之訓顧其志大而識超聖人以爲中行之次憂其不可必得者也子桑伯子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琴張三人友者世儒斥爲異端距之千里之外而聖人曰可於琴張曰吾黨之狂士原壤

母死廢禮夫子亦不絶之曰故者勿失其爲故仲雍
斷髮文身夫子稱其淸權蓋皆惜其才過高而欲裁
之所謂古之狂也肆而仲弓不可亦學問中規矩當
然惟聖人大造兼成焉雖蹄齧亦欲範我馳驅則仲
弓所不能窺測其萬一者矣夫子然其言猶與曾點
而不非三子使漆雕開仕而悅其不仕聖教兩端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

詩歌北門比仕不得志也凡詩言南者多美言北者
多刺南明北暗也夫子以南面諷仲弓亦棄暗投明
出幽遷喬之意或疑諸子多仕于季氏何獨仲弓不

可夫使人貴器子路之果冉有之藝材皆足以應變
制機如雍之訥柴之愚而以馭權奸猶責騏驥馭虎
豹也殊非所宜故聖人于子羔仲弓皆憂之
子桑伯子名扈離騷云桑扈羸行王逸注云桑扈隱
士去衣羸袒效夷也莊子云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為友莫然有閒子桑扈
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
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與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子曰彼遊于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于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人之耳目哉又云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至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又云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犯此數患親交益疎何也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同不待物

欲莊子多寓言難憑而伯子學術觀此可槩見亦足爲事權門者之針砭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篤實躬行兩等不乏人哀公問好學夫子獨舉不遷怒不貳過之顏子以對然則聖人所謂學可知也世教民生惟有好學一脉學無本原雖多聞博識盡屬浮華人有血氣誰能無情情卽是性豈能斷滅凡夫任情俗學強制二者皆妄顏子

克己復禮故能不動于己而全轉爲禮未嘗無怒而天然中節事過即化其心常定也未嘗無過而幾微步差旋覺即復其心常一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遷莫如忿貳莫如慾忿即怒也有所忿懥則遷慾即過也知之復行則貳可怒當前志能帥氣則不爲怒所遷情慾偶萌覺即消除則不爲過所貳良由不覩不聞之中時時愼獨故天定而神怡非口耳傳習枝葉文字之功也養德即以養生懲忿窒慾即可以祈天永命而竟短命死故曰不幸也亡無同今亡謂今弟子中無此人也未聞謂天下亦未聞

有此人也然則曾閔輩亦不在屈指中矣好學之難
如此
怒字从心奴聲心爲主奴居上心反爲役也遷徙也
如遷國遷居之遷忿懥一發血氣奔騰則心不守舍
貳副也再也已迷不覺誤而又誤也不遷怒猶未能
忘怒撥節而止何遷之有過如過門過路偶然疎失
旋覺卽復何貳之有此兩者卽三月不違之仁所謂
學而時習之者也日用應酬性體稍礙卽被怒遷稍
昏卽被過貳有遷有貳卽工夫間斷不遷不貳卽是
時習故曰好學然則與聖人同乎曰衆人氣質用事

全任忿慾賢人德性自主故能不遷貳聖人渾忘不遷貳亦不足言矣

主宰不精明則生忿慾存養不專一則多遷貳寡忿慾明也不遷貳誠也本體卽工夫工失卽效驗知處卽是行故曰好學世儒將知行分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道不遠人欲仁斯至誰不知往誰不能至先知後行是商賜以下之學不可謂好故曰未聞好學者不然知之者聖門不少

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爲去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甫請益曰與之庾語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聖人權宜斟酌從容順應如化工無心各中天則冉子請粟初不以其不當請而不與與之六斗四升冉子不悟請益亦不以其不當益而不益又益以十六斗冉子終不悟遂與之粟八十斛若有所激而然者夫子亦終不非之亦不是之第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而已矣及夫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宰與以常祿九百原思狷者請辭子云勿辭以分與爾鄉鄰之貧者其勸施予又如此大抵

世上貪吝之徒固可鄙若以貪吝為非而于凡予者辭者不論當否一切謂可則予與辭者常居其是而受與取者常居其非是道為有方之物矣聖人于富者損之以周急于貧者益之以濟鄰哀益盈虛乃所謂天則也

子華使齊蓋夫子為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冉子時為夫子治粟故為其母請與之庾與之釜夫子命冉子如數與之也五秉亦是夫子之粟冉子以己意徑與也蓋役其子而餒其母在夫子必不然苟其母果失養而其子遠遊在赤為不孝未嘗失養而共

友故請是强加人以不韙之迹也故夫子雖于辭而但薄於與以微示其意而冉子終不悟故夫子第言亦非貧者也肥馬輕裘之家豈無以爲養若爲子華解嘲云爾然則冉子之請猶後世四豪輩傾財結交以爲名而聖人豈爲之原思家貧桑樞甕牖自守計非夫子亦必不爲宰夫子引以爲宰或亦因其貧而仕之九百之粟以斗計耳終歲所入止此貧不以分人亦非吝而思辭焉是苦節也狷者孤潔之洪仁之度故夫子教以施于廣其硜硜濟以豁達也然則原思之廉必後世陳仲子輩蚓而後可者而聖人亦豈

爲之遂冉子之請所以全人之孝止原思之辭所以恢士之廉其委曲造就成人之美如此何但用財之當而已

齊國姜姓侯爵在古爲四岳在夏商爲呂侯國于南陽宛縣之西至呂望佐周武王定天下是爲太公尚父封于營丘國號齊即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是其地六傳至獻公徙治臨菑今青州臨淄縣北古齊城傳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弒簡公遂竊其國

春秋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爲鍾然則豆四升也區一斗六升也釜六

斗四升也周禮㮚人人四鬴考工記㮚人以銅爲鬴內方外圓其實鬴鬴與釜同庾一作籔籔十六斗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斛卽今石也九百孔註云九百斗也按四區爲釜釜十爲鍾則鍾爲六石四斗古人言祿千鍾是爲六千四百石萬鍾是爲六萬四千石齊王養孟子門人以六萬四千石孟子舊祿十倍故曰辭十萬而受萬豈眞有如是之多乎蓋所稱萬者非必盡鍾卽鍾亦非必六石四斗之鍾史稱衞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非必六萬石也凡周制權度量之數用其小者猶今人

稱一斗為十升一兩為十是之類由此推之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又焉可執數求合訓詁之士所以不通而加之以鑿也庾正作斞考工記云九和之弓桼三斞注以一斞十六斗計之一弓豈用漆四石八斗則斞又似龠合之名耳又匋人為庾實二瞉瞉音義與斛通而鄭玄註云瞉受一斗二升則是斞瞉之數又與前數殊也聘禮云四秉為筥十筥為稯十稯為秅杜國語子云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註云缶者庾也詩云曾孫之庾註云露積也又曰彼有遺秉註云刈禾之把也然則穀連禾藁算之有庾有秉其粒

量之亦有庾有秉也莊子書臾作數
周禮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國外謂之郊鄉外謂之遂遂外謂之都鄙下邑曰都邊地曰鄙皆國之屬也鄉掌于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掌于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

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是鄰與
里屬遂而黨與州屬鄉也要其制皆本于井田而不
以井計何也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士田賈
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
井有不滿八家者矣故鄉遂惟以五家起數即左傳
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師旅實出于此凡言鄰里鄉
黨州里云者皆居處相近之地明非他國之遠也
原姓字子思名憲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不容軒原思韋冠縰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思曰憲聞無財謂
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
過孔子爲魯司寇大夫有采邑因使原思爲宰孔子
去魯原思退隱于衛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爲春秋世官而發季氏專魯世卿蔽賢賢者不得
升諸公朝而枉其材于私家仲弓以南面之器屈爲

之宰遭逢世官鬱鬱而爲此故夫子嘗因問政告以舉賢才亦告季氏也仲弓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亦拯于世官之爲常也此章之言與告問政互相發明用舍非拘于世類庶人之子賢亦可爲公卿何必公卿之子爲公卿乎語云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產于蜃蛤鯀方命而帝舜用其子爲司空蔡叔作亂而成王用其子爲卿士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苟以家世爲用舍則頑父嚚母堯當舍舜因犂牛而舍騂角子亦將因騂角父而用犂牛子卽堯舜不得舍朱均而官人惟以其世庶人子之賢

者皆阻于進用矣豈天生賢才與明主用舍之道乎故夫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華氏弱宋甯氏亂衛田氏竊齊有王者起不更張不可爲也仲弓事季氏旣不知舉賢才安能改于其德適足以自點耳天生君子豈憂其無用而屈身權門故設爲譏辭以警悟之慰藉之本謂世官未必賢而謂人子之賢不可舍不顯斥時臣而但謂庶人子不可盡棄語甚縕藉犁牛子寓言黎庶子也舊解云仲弓父賤行惡無稽對人子犁牛入父不似聖人語或云非對仲弓言則不宜書曰先儒惑于舊解謂多一曰

字非也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已成牛有角可為犧
牲也色純曰犧周尚赤大牢之牛皆純騂王制云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祀
山川之牛亦有角者山謂五岳川謂四瀆天子望祭
天下名山大川祭祀之大者也周禮謂山川為小祀
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山川屬地亦陰祀與此不
合周禮難盡信也禮諸侯主山川大夫主五祀賢者
宜為公臣故曰山川不舍大夫薦賢故曰欲勿用夫
人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其用其舍皆當奉天豈人能
私舍之能私用之雖欲勿用宜乎其在人也山川其

舍言乎其在天也蔽賢不祥神人共憤故曰雖欲勿
用焉得而勿用欲舍之焉得而舍諸若為不平之辭
所以深慰仲弓也○牛詳第十七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即人心心體清通如大虛與天地並運萬物同體
為仁仁與心非兩物心常在腔子內即逐處皆真自
然萬物一體痛癢相關但為塵累中距真宰外馳則
心與仁似去而違之矣顏子天資純粹欲累輕克己
工夫明決心體瑩淨如晴昊日朗微有雲翳一[illegible]便
消惟其心體常淨故依仁不違惟其微翳便消還須

稱三月然亦非九十日後又違也其餘諸子求仁情
識重而追力薄如草翦還萌塵拂又生雲際見日乍
明乍昏不得全朗故曰日月至言不能久耳然亦非
一月一至一日一至之謂也顏子不違所謂終食不
違也諸子至所謂我欲斯至也若凡夫心如火牛燧
象奔騰不止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二十篇中言仁不言心獨此以心言直指仁之眞幾
實體也何人無心何心非仁仁與心焉容違違不違
言乎心存不存耳血肉雖存神明已去所以謂違仁
不違者配合之名程伯淳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會猶二也聖人心境如一顯微無間不違亦不足言矣古人於凡分數多輒云三三者兩抱一陰陽之合也故天時三月寒暑氣移人心不變是眞不違也必言三月者與天道於穆不已猶膈正是不遷不二之境若無怒貳不須言不遷無過則不須言不二聖與仁則不須言不違〇日月詳陽貨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國曰政家曰事從政謂與聞國政爲大夫也禮四十

而仕五十服官政為大夫由賜求三子皆名賢由求皆仕於季氏從子路被讒去與子貢皆仕於衛惟求為季氏宰初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仲尼康子召冉求此問意在求而以二子敍之耳果者資性貞固達者識見明通藝者才思工巧果能斡事達能應變藝能處事故皆可使從政要之藝不如果達也果達近德而藝局于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云執技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藝亦甚卑矣冉求事季氏無匡救之道而有聚斂之術是由賜所不為者故夫子微言抑之道其實耳記者記此於不達

仁之後以見道藝一貫不依仁不可游藝三子有可
用之材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秘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問上矣

魯事不可爲季氏不可友正此不待知者而知矣子
路嘗事之而被譏以廢冉有事之而無能改於其德
夫子有鳴鼓之攻仲弓爲宰而不知舉賢才夫子諷
以南面慰以犂牛子惟顏淵知幾孟子謂當亂世居
於陋巷人不改其憂孔子賢之者也閔子亦顏淵之
儔而費乃季氏私邑豈屑爲之宰乎故屬其使者云

善為我辭。今方有汶上之行。若其再來。我已在汶上青徐濰濟之間。蹤跡浮沉。必不相值矣。此其辭堅志決。可不謂志士仁人者與。記者記此于三子從政之後。以高閔子之節。蓋春秋世官。士欲致用。未有不由大夫之家者。但視其大夫何如人。人未必賢。則自量其輔導作用何如。子羔之宰成邑。子游之宰武城。子賤巫馬期之宰單父。皆有功于民人社稷。夫子亦未嘗不善之。由求初仕季氏。夫子亦未嘗非之。惟其旅泰山伐顓臾聚斂附益。則為臣之謂何矣。夫任君子為斯世斯民。豈家以濟世安民為心。委吏乘田非楚

官聖人亦為之史稱夫子少時仕齊高昭子非家臣
與如曾點漆雕開不肯仕亦喜之沮溺丈人避世又
非之故曰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聖人所為時
中耳

閔姓損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史
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
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馭馬此王肅輩僞
增不足信也

費魯東鄙邑在顓臾祊田之閒界於邾莒魯之要地
魯僖公德季友援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

始大或曰其地古鄫國伯爵姬姓文武之後孟子稱費惠公者是也季氏取以自益今兖州府沂州費縣有古鄫城〇青徐之閒有五汶北汶瀛汶紫汶浯汶洋汶其流同也或云出瑯琊朱虛縣泰山北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言紊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蹤跡也卽詩兼葭蒼蒼之意閔子對使者言時已卽有汶上之行非待其復來然後往也在汶上卽詩洋洋樂饑之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 酉 執其手曰亡之句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疾書傳皆謂爲惡疾淮南子云癩也恐人見其狀故辭問者在恒情主不納客則已矣聖人不欲違主人之意又欲親致永訣之情而自窻牖間執其手所以爲厚朱子疑不入爲薄强爲聖人周旋緣禮有疾病寢北牖下之文疑君視當遷南牖下謂伯牛家以此禮尊夫子夫子不入鑒也詩云塞向墐戶北牖曰向安知室北墻下無牖乎亡喪也執其手驗其脉息知其將喪也天道流行物與無妄皆謂之命貧富貴賤夭壽人視有苦樂大造何心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由自然故曰命也伯牛顔子盡其道而死

純任乎天爲正命世人逆理取禍非正命得正命而死者寡矣夫子此語上二句以天命言下二句以人事言若論人事無取死之道信乎其爲命也

冉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孔子節六[illegible]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勵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以盛飯食飯也一者無餘之辭人不堪憂憂貧也樂者性天眞境義理生機論語開卷言悅樂惟顏子常有此意心與大虛同體清通活潑一爲外物

牽累情識抜緣則生憂顏子屢空視世上一切好醜順逆如過影遊塵雖處貧賤無入不得不改言無加損損不足言加亦有意心境如常不因窮困改變非以簞瓢陋巷爲樂直不因簞瓢陋巷改樂耳二氏偏喜枯寂毀形滅倫斷除煩惱聖賢素位而行人倫日用安土樂天蓋心無欲則無往非樂地有欲家庭房闥閒亦怨府飲食居處細事而顏子之賢亦只就此較勘陳仲子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忘情于簞食豆羹求安求飽常人習氣并聖賢不能化夫子亦自謂疏食水飲曲肱而枕卽惟我與爾有是之意記者記

之伯牛有疾後見夭壽貧富皆莫之致而致所謂
天知命故無憂也
問顏子之樂曰無憂樂莫大於無憂不改二字可味
樂本眞常貧富偶爾人心一念相應此樂皆有秖爲
不可久處約所以改故曰能安土則樂天周茂叔問
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爲提醒後學反觀
性地耳世儒閒然覆射最後朱仲晦云學者當從事
博文約禮以至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庶乎有得果爾
則一生苦惱何時得到顏子田地孟子云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誑語乎

顏子不改其樂猶覺有境未化夫子樂亦在其中則心與境俱忘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夫子賢之而夫子自老于行蓋賢人可藏聖人不能藏顏子如蛟潛幽壑夫子其猶龍上下天淵豈陋巷可潛跡乎

人不堪其憂如田賜輩非不樂道而終不堪其所憂回非不憂世而終不改其所樂二語周匝含蓄

竹器方曰笥圓曰簞瓢註疏訓瓠也瓠壺通詩云八月斷壺卽瓠也瓠匏類長曰瓠圓曰匏破匏爲瓢一匏可爲二瓢剖瓠爲壺一瓠止可爲一壺爾雅康瓠謂之甈瓦壺也賈誼賦云棄周鼎寶康瓠瓢一謂蠡

𧍙蠡辯。九歎云谿蠡筐麓。東方朔客難云以蠡測海
是也

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獲

大道易簡。初無苦難。夫子嘗言未見力不足。善學者。欲之斯至。道體清虛活潑。悅道者。行乎無轍之途。萬境皆通。苟冉有眞心契合。如顏子爲仁由己。無所不悅。自然欲罷不能。何力不足之有。今旣云悅子之道。又云力不足。卽此便說謊。故夫子始不與論道。先與辨謊。不與曰廢。如廢疾之廢。無足亦曰廢。禮有廢禁

廢爵無足之器也行至半路困不能與足雖不前心尚不止如是者謂力不足汝今畫定界限止此豈可歸咎于力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則所謂中道而廢者正是鄉道而行之境與畫地不進者迥別

道本各足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真悅在己毋求但悅子之道不知自悅何怪乎其不悅也非不悅與無所不悅殊顏子無所不悅惟求在我博文

曰博我文約禮曰約我禮所以爲仁由己一曰克己天下歸仁是爲眞悅冉子視道爲夫子之道忘其爲已有而徒羨聖人之有何益記者記此于顏子之後以見二子悅樂誠僞之分

學有省力者一以貫之不改其樂是也有費力者文字枝葉多學而識是也有極苦惱者刻意尚行陳仲子之流是也聖學自無苦難人情卽是天理

子謂子夏曰女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君子之儒恢弘豁達小人之儒硜硜信果儒者文弱之稱聖門以仁爲教故學者言貌舉止和順雍容東

魯之士薰陶禮義多恂雅之風世遂目爲儒切切偲偲怡怡氣象然也苟頹靡巽懦規規自守亦何以爲君子君子不以暴厲爲武亦不以頹弱爲文子夏不及之養文學之習愿謹有餘而恢弘不足故夫子因時俗之稱勉勵之世遂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子夏篤信其必無此孟子云北宮黝似子夏蓋子夏倚信聖人而聖人不必信故曰大人唯義所在篤信者或失之固因上章冉有悅子之道而類記之見君子求諸己也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公孫悁論勇非頹靡之儒其得于聖教者深矣

按儒非佳名儒之言懦也魯哀公以儒服戲孔子孔
子不居亟稱儒行以雪之其言未必盡出夫子口而
末云哀公聞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可知儒名未盡
美後世以與百家九流佛老並稱儒者甘之其眞可
謂小人哉者矣聖人不爭名不逃名儒安足辭在學
者宜自審其實君子而儒盛德若愚小人而儒闇然
媚世文學之士其習尤易靡游夏皆文學而子游差
高明觀其譏子夏門人可知故下章卽以子游取滅
明附之以作儒者之氣也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
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
儒者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
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
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叱之曰內劍吾與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
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
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
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

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之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掣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

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大道曰路小路曰徑行不由徑猶言行天下之大道也不肯狥私蹈枉趨奔競之途此滅明生平大槩非公事不見邑宰是不由徑中一事儒之有勁節者所謂君子儒也子游宰其邑望其人欲延致之不可得

故稱之君泛泛不入室亦常事先正云士人當使王
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訶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
此章與子賤君子相發明蓋治以得人為要仲弓為
宰焉知賢才所以夫子有犂牛之譬子游取人以不
入室子賤取人以不爲陽喬二子皆因節槩而得人
者也私居曰室入室節非公事也
澹臺姓滅明名子羽字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貌
[illegible]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云貴之不喜賤之
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博物
志云子羽齎千金之璧出延津渡河陽侯波起兩蛟

夾舟于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援劍斬蛟投璧于河然則滅明烈士也故以附儒之後

武城魯下邑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道由武城克之今山東沂州費縣有武城城滅明墓曾子亦生于其鄉史記云曾參南武城人此武城在泰山南也漢清河郡亦有武城今東昌府武城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聖人觀人察其所安孟之反入門策馬之言發自由

衷非託辭自揜也師出出前者爲啟師還後者爲殿啟則先衆人出殿則後衆人入先出者迎敵後入者扞敵皆稱功殿奠也詩云殿天子之邦安鎮保護之意策馬箠也竹曰策革曰鞭師敗走人爭先憂馬不進者常也孟之反馬不進亦是實事但將入門殿軍之功已昭然共覩在他人何肯自白反獨不諱人之所諱而其言甚情不惟不爭功若坦然不覺已之有功者有篤實溫恭氣象士君子處功名之際皆能如此何用不臧夫子所以誦其言而美其不伐也

孟之側魯大夫字子反孟孫之族莊周謂孟子反左

傳謂孟之側古人多于姓下加之字以同科非一人也如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石之紛如舟之僑之類皆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側後入為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於孔子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巧言令色二者小人媚世之術而巧言之害尤甚好色好佞二者人情之常而好佞之害尤甚蓋色惟婦

人而佞則士君子皆有如遊士之譚說辭人之文藻禪家之機鋒自是一種辯才色迷中人佞惑知者衰世以佞爲才雖以仲弓之賢人惜其不佞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憎惡言好德不如好色好色尤不如好佞則人情好佞甚矣聖言委婉可思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分輕重以不有二字直貫下句文義甚牽强

詩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皆佞之

類也故衛以子魚爲宗祝皐鼬之辭即是造命靈公使治宗廟即是祭祀能語祝官名祭主贊辭使猶後世使佛之使惟祝多使惟使乃爲祝使乏媚悅悅字从兌省兌爲口爲悅悅神以口故稱工祝周禮大祝爵大夫小祝爵上士皆以有辯才者充之掌六辭凡國命誥皆出于其手左傳晏子曰有德之君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考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夫以衞靈公無道而鮀爲之祝則其矯誣僭嫚言不忠信虛以求媚可知所以謂祝鮀之佞也

鮀衞大夫字子魚爲宗祝故云祝鮀多記聞有口才衞靈公使治宗廟諸侯會于召陵盟于皐鼬鮀說諸侯以長衞于蔡左傳載其辭亦因其佞而脩飾附會之也○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通于衞靈公夫人南子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纖巧令之後即是易簡之理易所謂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之意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不過日用共知共由之理此章語意與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相似蓋斯道往來闔闢共由而易見者莫如戶易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即所謂由戶之道也一出戶而乾坤變通法象神器具于斯下學而上達顯微無間道豈遠人斯即指戶令人何日不由戶而誰知由此道者苟能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豈

徒由其戶而已邪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又豈徒戶之道當由而已邪日用之謂由知其所由之謂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

出不由戶則惟有鑽穴踰牆故曰誰能出言不能出也道易簡眞切無異于戶視聽食息不由道則陷于邪僻父子君臣不由道則犯義悖理自不能不由而奈之何人不由也此亦一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世俗以先進質勝爲野人後進文勝爲君子夫子謂

質勝誠野人文勝亦不得為君子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乎文質不獨禮樂一切道德風俗皆有彬彬如人有四體而加衣冠也質體質也先有體質然後施文彩文以文其質也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文得中方與質稱太少為野太多為史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乃彬彬相稱為篤實光輝之君子君子謂聖賢帝王也

周禮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脩文莫如史故夫子以之目文勝者或曰古良史亦文勝乎曰豈惟是典謨亦文勝也堯舜與五臣一堂相告豈

盡如簡策所載未免史臣潤色蓋理可面授辭必脩飾而後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惟夫子春秋要言不煩不代前人粧演此易簡之文與化工同所謂彬彬君子者矣然則六經之文非粧演乎曰史以記事經以載道事有粧演道無粧演故不曰經子文勝而曰史文勝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者自然生機也罔者造作殺機也生機雨露滋息無物不長殺機牛羊斧斤無物不消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惠即直逆即罔也人所以為生只此眞性惺惺

不昧曰知感而遂通曰直寂然不動何思何慮曰一曰不二存于心曰忠信凝于德曰誠工夫曰勿自欺曰誠意一也聖人無意必固我虛明之天神感神應喜怒哀樂以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已發未發大公順應無塵情牽累攙和遮瞞及諸委曲像是不學不慮之本體謂之直直則天理周流生機和暢與大虛時行物生同運並行不息之眞不毀之精立命之原端在于此雖殤猶壽也若夫機械變詐挾知用術鑿混沌之竅與天地萬物痛癢不相關都非本來面目形存心死昏然如行尸走肉雖生猶死矣故曰幸而

免佛書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蹈襲此理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聖人於學問根元不遂道破三之字何所指實無可指也知非見解一落見解便屬影響實證實悟親體面呈方爲知之此知之上不容加一物人到知始信一切現成但看得如此容易却被如此錯過未悟時辛苦馳求悟後澹然無味都將拋却不見所好矣不好非眞知聖人恐人纔知便足故言知後正須篤好游夏輩非不知但日月至焉[illegible]終非眞知如顏子欲罷不能分明見得如此更加孜孜汲汲乃爲無欲

而好者也到好時工夫無滲漏但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隱隱未化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爲之旨至于樂則化矣舍舟登岸矣如夫子耳順從心不知老之將至遯世不悔田地斯其至矣眞樂方是眞好知德者鮮當世無知之者顔子死未聞好學當世無好之者若尋常知尋常好聖門非乏之也

世儒以見解當知聖人言知即是明德本體顔子擇乎中庸知也拳拳服膺弗失好也時習而悅好也人不知而不慍樂也樂與好終非有加于知即知而不見其所爲知者耳百姓日用秪爲少此知仁者智者

未盡道秖爲多一見若喚醒百姓之不知化去仁智之見便是樂禪門一語契合輒稱明心見性向後迷失不可保所以不如好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卽下學上達之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人人可語道必上智乃悟世間上智少中下人多不可語而與之語不惟扞格不入將有馳情玄虛遺漏荒蕩之病人心世道之憂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天下無事外之理中人以下且教之執事而理自在其中若直與之言理將有

遺事之憂聖教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儒輕言性命空譚無實流爲二氏竟何濟故中庸之教萬世無弊也

上智之人天資既明敏德性又純粹所謂中行也如馬善走又不蹄齧方爲良驥若秪憑聰明見解亂與言上越發流蕩恣睢非聖人所謂上也聖門惟顏子一人曾點漆雕開輩虛見無實曾子子貢直待功深力久方與提撥如問仁顏子直語以克己復禮備告則語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語以訒言即是上下之別曲成後學良工苦心不倦之教也

道無精粗而有上下猶水有清濁浮者爲清沈者爲濁水本一耳元炁初分輕清上浮重濁下降上者屬天下者屬人故道器有上下而無彼此上下者顯微之名凡耳目所可見聞者顯也下也所不可見聞者微也上也雖不語上所語即上故曰無行不與雅言四教豈偏屬下乎遇下人作下解人皆可爲堯舜何有可語不可語之別下學而上達則凡民皆堯舜也可由而不可知則堯舜即凡民也上下之間非有二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民義人道也人鬼幽明同此太虛人者鬼神之會人道盡則鬼神不能違不疑于昭昭卽不惑于冥冥俗人惑于禍福眩于耳目所不及如祈禱卜筮之類全仗鬼神徼福不務人道所當行夫鬼神者冥人道明白而舍此覬彼棄明投暗是天下之至愚也苟能破除此惑操心行事循理守分常如鬼神臨之在上豈曰不敬至于吉凶休咎人行人道鬼神行鬼神道有何干涉故曰遠也此光明洞達之君子可不謂智乎仁智同心而仁者惟其無私之心也苟于民義所當務者不敢畏難見義必爲至于行義雖有

後效而其心本無所爲而爲即此無所爲而爲之心大公無私純理忘欲可謂仁矣蓋智仁非二昏則多慾慾則智昏相因也故知者專務民義去其求福之心仁者先其所難去其計利之心一也樊遲學圃學稼志在近利故夫子棄其心病而以行義爲本難即指務民義仁本　難而近利者以行義爲難獲如耕者所獲之獲先難後獲所謂三年學不至于穀者也可謂知可謂仁皆即事見心也聖人言仁智往往合一解者往往二之

心爲陽精心昏惰則落鬼窟陰邪得而干之敬者整

齊幽明之道能敬則鬼神率服狂病鬼祟皆緣慢入君子脩己以敬仁亦不外是矣

原思克伐怨慾不行子曰可以為難仁則吾不知仁者純一不已初無苦難就凡情昏惰見難難處皆是道情所得無量但得時自不覺如讀書義理深奧一翻苦思自一翻增長若計日課功刻期卒業疎漏轉多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大虛中惟一理知者見之為智仁者見之為仁源本

無差見諦各殊水爲活潑有形之物智爲活潑無形之心與水相似山爲安貞有形之物仁爲安貞無形之心與山相似境相似故心相契非流連光景之謂也智者活潑其幾常動動非流蕩也光明無礙萬感萬應自然豁達雖寂然之中炯炯洞燭不動而動也仁者安貞其體常靜靜非枯寂也中虛無欲隨時隨處莫非安土雖紛擾之際而休休自如動亦靜也智者得動幾故批郤導款無苦難凝滯之憂靈通妙運理融情洽不亦樂乎仁者得靜體故保合含育渾淪貞固之秘凝神抱一頤養天和不亦壽乎要之仁

智一也山水動靜樂壽言乎其情境意象而全體大用可默識矣苟仁智兼盡則造化在我智及仁守智利仁安智巧仁至智虛以宰仁實以踐智明屬神仁體屬質神明爲天體質爲地天靈爲陽地質爲陰陽神圓而轉陰質方以安凡樂之類虛滯則不樂凡壽之類質剛則不壽由此以推三才之變萬事萬物之理無弗旁通豈獨山水動靜之似耳易說卦之象有似于此

不滯故樂無息故壽邵堯夫天根月窟之觕本此即動靜至境朱註以效言失之文王憂患智者未必樂

顏淵殀死仁者未必壽論其理非徵其事也佛氏言極樂無量壽蹈襲此意○徐幹中論曰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受其形體以成其德義形固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韓詩外傳云水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知動而下之似禮蹈深不疑似勇障防而清似知命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德所以樂水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

利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淮南子云物莫弱于水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息耗減益通于不訾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淖溺流遁蟠委錯紾而不可靡散所以成至德以其淖溺潤滑也○水之言演也於文衆曲爲巛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一豎無鉤如直畫坎卦坎爲川又水象兩人交一中出象水一爲數始男女構精始生也○水流曰川水源曰泉水決之澤曰汧決復入曰汜江出曰沱河出曰灉汝出曰濆濟出曰濋洛出曰波漢出曰潛水鍾曰澤廣澤曰衍乾澤曰藪澤曲曰皐水草交曰湄下濕曰沮

泐障水曰陂築土遏水曰塘曰隄曰堋大防曰墳石絕水曰梁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曰坻曰磧水邊曰干曰垂曰濱曰湄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隈曰隩涯上下坦曰漘曰隒(儼)水邊人居曰澁沙石曰瀨曰磧小口別通曰浦朝夕至曰潮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曰淪風水成文曰漣文如綺曰漪水行曰涉渡處曰津曰濟以衣涉曰厲由膝以下曰揭膝以上曰涉潛行水底曰泳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注川曰溪曰谷通谷曰豀水神曰天

吳曰馮夷波神曰陽侯祭水曰浮沈
韓詩外傳云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育羣物而不倦四方并取而不限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有似仁人所以樂山也○山之言宣也含澤布氣生萬物也山頂曰冢曰巔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歸上大下小曰巘言上秀曰峯隒隅高曰嵒節山坡曰坂山屬曰嶧繹連也獨曰蜀山如堂曰密小山岌高過也大山曰峘桓大山宮圍也小山曰霍小山別大山曰鮮仙上聲少也山狹而長曰嶞朵狹而高曰巒鸞銳而高曰

巑岏未及上曰翠微中絕曰陘刑有草木曰岵戶無

草木曰峐曰屺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曰厜㕒

危山多大石曰礐殼多小石曰磝敲山夾水曰澗瀆

無所通曰谿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澩學山東曰朝陽

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高曰

巖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

夔祭山曰庋凡庋同懸或懸故閣也懸閣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魯同封比鄰皆周東藩也春秋時齊强魯弱齊大

魯小以勢言也若論道則魯差近而齊為遠魯一變

庶幾而齊須再變盡齊經管仲圖霸法令更張競富强而趨詐力先王之典刑無復有存焉者矣苟能一變其叔季苟且之政僅可方今日之魯魯自先公忠厚立國禮教世守其廢墜者文獻足徵僭亂者憲章可考惟一改正脩補便還舊觀而其公卿大夫彬彬言詩言禮小心恭慎無失禮于諸侯諸侯稱之謂周禮在魯以興教化易耳聖人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不在土地甲兵而在道德且何必齊魯士君子苟能温恭雅飭猶魯也若矜驕侈汰猶齊也以世運論五霸之世猶是魯七王之世便是齊凡事反正

有漸道德功利之相去遠矣孟子逃楊歸墨逃墨歸

儒亦此意聖言非獨論齊魯耳

東海諸國惟齊魯爲大而比鄰所謂膠葛之國盛衰

相倚也夫子作春秋于二國之交每致意焉齊不可

失魯魯亦不當開齊釁諸兒殺魯桓公春秋之義始

讐齊矣其後恩怨不常宣公奪適魯事齊甚謹成襄

以後齊魯隙而晉人乘間構之二國遂離然魯恭順

事大諸侯多助之鞌之戰平信之役齊亦懲矣皆魯

爲之也是故冠裳佩玉可以制强暴天下之至弱常

馳騁天下之至强老氏所謂生死之徒也是以齊先

古而魯久存亦道力之微也

齊詳第七篇魯詳第三篇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太公治齊尊賢先義而後仁霸者之迹也伯禽治魯親親先仁而後義王者之迹也按齊自太公起屠釣爲文武師誅紂定天下以功封得征五侯九伯桓公用管仲定霸立國本源皆以功名顯其來遠矣魯自周公教伯禽不施其

親文武以前父子兄弟世世孝友其來亦遠矣所以
末流異世○漢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
五穀人民寡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
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
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
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
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
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
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寰宇記云萊州人志氣緩
慢魏文帝典論論文亦云徐幹時有齊氣謂其文體

舒緩也宋博遜瑯琊齊郡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然則齊俗本舒緩而反遠于道者存乎上之教化耳〇地志又云周興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俗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爵類器之有棱角者春秋時制器者或變爲圜即今所見古銅[illegible]瓶者腹蹋猶有棱然非太古之制矣故聖人寓言以志慨觚既無觚焉得謂之觚乎實不稱名事多類此毀方以爲圜鑿朴以爲雕摸棱以爲違刓節以爲通名器假借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儀禮云一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三升鄭玄註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觚也文从角其

形觚凡物有棱角廉隅皆謂觚西都賦云上觚棱而栖金爵言屋角上爲銅雀有足尾形如飲酒之爵古記事削木爲數面面皆可書亦謂觚簡類也陸士衡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或亦有削爲圓者周圍書之亦是不觚凡後世制器變觚爲圓者多非定酒器與木簡耳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章即仁智合一之理宰我之問蓋切問也與樊遲仁智之疑正同樊遲未達而不能問宰我疑問而設

難所以爲善言也告之告仁者也雖告之言不必親
見也蓋人欺罔之辭井陷坑也井有仁謂人有誤墮
陷阱者救人曰仁井中有仁猶言窮者易爲德也從
之從于阱以救之也其者疑難之辭何爲其然言爲
仁者何至于固蔽不明如此也君子即仁者逝往也
陷從井自陷也有是理無是事曰欺無是事亦無是
理曰罔罔昧也豈言可不可見通融無礙之心所謂
惠而能哲愛人而不妨乎知人者也宰我之問謂有
愛人之心而値不可用愛之地則其情窮欲伸其情
則其蔽愚不知仁者惟心惟理心有固然理有不必

然心雖慈愛而理自明通使往救人于井則可使入井自陷則不可人以其心之所不忍者欺之則可以其理之所不然者罔之則不可聞井中有當救之人無不往之理臨井有可救之策亦無不救之理如必不可救決無入井自陷之理四語周匝圓婉論井而非拘于井也以明仁則必智大公順應自然明覺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載籍曰文文者道之顯也故曰文在茲夫子嘗謂多見多聞所謂博學於文也而六經務要非謂不急之

書不緊關之事一一理會存記如後儒所謂格物之說也耳目者神明之戶牖嘉言善行浸漬久則神明開朗誦詩讀書日親就聖賢自然義理森發但其功夫虛泛細瑣涉獵而未歸一不實體終非己有必即所博者反而約之于身心日用酬酢處收拾體驗以求合乎當然之節謂之禮禮理也詩言常則易言嘉會本齊莊中正之心而有三千三百名法可據是曰禮文即可見之禮禮即躬行之文文散曰博禮會曰約約之于禮則所博者不爲虛浮所學者有實地道理不隔于外口耳心思庶免兩沒交涉之病故曰弗

畔內外合顯微一非先博而後約也餘詳顏淵喟然章可參看

堯舜以前所博何文上古風氣沕穆人情朴實節心是道可無事于文三五以後皆古訓之式斯文之力也無六經豈復有世道故博文爲下學之要其聯合弗畔之樞惟在約之以禮禮履也禮可行履也高下散殊無往非禮道莫大于禮聖人論治亦惟曰齊禮曰好禮曰動之以禮爲學曰立禮曰執禮曰崇禮告顏子爲仁亦惟曰復禮舉其數比其物至繁至雜者禮也履其素執其中至一至要者禮也中庸擇善固

執卽約之以禮文者先聖懿訓懿訓廣故言博禮者
人心天則天則一故言約顏子不遷不二約禮之實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約禮之功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鄙者天厭
之天厭之
論士人尋常規矩南子信乎不當見聖人猶天視世
間昆蟲草木平等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陽貨互鄉佛肸公山輩苟以是心至無不受之其
在衛也南子以君夫人慕聖人求見聖人何嫌何疑
子路不悅自是守身常法知聖人之皮膚而不知聖

人之神髓也夫子不屑置辨而但矢之矢誓也言激而直曰矢子路剛愎自信故爲法語之言否即易泰否之否隔塞不通曰否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惟六二中正其象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不亂羣也說詳易與此正同曰予所否隱然法天地而不遇之意在言外厭猶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之厭伏不起也與壓通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鄉飲酒禮云賓厭介介厭衆賓喪服傳有厭降凡物迫隘不相容曰厭即否隔意天之高也何物不容我

與物皆物也奈何其相物也我遭時否而不能包承是我所爲自否塞矣我不能容人天何能容我之卽予也天高不壓物大人不絕人卽知我其天之意聖與天合動必稱天語似直切而情殊婉懇

俗謂不飽滿曰厭（葉）亦謂之否（鄙）否閉不開則迫窄成厭厭者頽塌不起也凡人褊急常多迫窄之憂天道圓轉故包荒人情閉塞故動而齟齬豈能與天同泰物我咸亨故曰天厭之春秋傳曾叔孫穆子夢天壓己竟不勝（升）此語意正同壓與厭古字通用

南子衛靈公夫人世子蒯聵之母宋女有淫行宋公

子朝有美色任衛爲大夫南子通焉蒯聵以是謀弒得罪出奔解者謂夫子見之欲調停其母子也或云南子卽魯南蒯以費叛季氏者子路不悅猶不悅往佛肸公山之意若果南蒯當與陽貨公山並書姓字不宜稱子或云古君夫人有見賓客之禮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始廢夫人之禮春秋魯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南子援禮請見故夫子據禮見之君子于小人非禮不見小人欲見君子必援禮君子焉辭此論雖似亦是爲聖人文過聖人本無過焉用文聖人所行卽禮何必據

禮記者記此正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世儒
强爲議其識不逮記者遠而況可與論聖人乎禪子
云若自見其朱門貧道無異蓬戶此理都被世儒割
與佛氏論語所以不易讀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自堯舜以來相傳庸是夫子脩道之矩卽庸卽中
離庸則中不可見尋常事物卽是未發不倚此兩字
天地民物之統會六經之總凡世道之範圍亘古今
不易也人所同得曰德不可加損曰至百姓日用不
知曰鮮論語十二篇卽中庸實際禮記第三十一篇

是中庸筌蹄子思得聖祖之傳覼縷數千言發揮不盡其眞至矣詳禮記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以財濟人曰施所施廣則所濟衆仁者有普濟之願然取必于施則勢難徧以必濟爲仁則仁因勢隔故夫子謂何必從事此乃爲仁對博施言也必也聖人乎對能濟衆言也舉堯舜仁聖之至也堯舜以聖人爲天子富有四海猶病不能博施子貢所問若可從

事聖人不辭但財有必匱力有必竭即使四海九州
內人人獲濟四海九州外又有未徧者有外之功焉
能副無外之心必使吾之事副吾之心雖聖人亦病
矣所謂仁者不論事功而論心體功之博濟仁者不
能遠求而心之無私行仁者可以自盡如己欲成立
即行立人之事與人俱立惟恐天下一人不立也己
欲通達即行達人之事與人俱達惟恐天下一人不
達也己之精神與億兆之痛癢常相關所謂一日克
己天下歸仁即施未必博濟未必衆而隨所施所濟
皆有萬物一體之懷仁在是矣其或己私橫距于中

未能流通則有求仁之方焉蓋己與人身雖異而其心皆同近取己心以譬人心勉强推移形骸漸破則至物我無間亦爲仁之方矣故夫仁人心也爲仁推心也非取必于施濟也

聖人仁之至者也仁若大路聖人行路已到家者病猶從者病之病言煩難勞頓非近取之方己即爲仁由己之己欲即欲仁斯至之欲孟子謂可欲之謂善非私欲也此欲本人心生幾物我同然宇宙無盡人物無盡惟此一念脉脉流通不費馳求而反身自足故爲行仁之要立人達人隨分必有所濟不必盡人

達人立亦非全無所立達而空有是心耳心常與萬
物爲體訓是反身而誠能近取譬卽是強恕而行二
十篇中言仁多獨立達二語明白易簡廣大精微內
外合一纖微無間莫要於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惠而費非君子之惠也況可言仁
乎故子貢言濟衆則是而取必于博施則非也善濟
者不待施檀弓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
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施能濟其濟幾何子謂何事
於仁言爲仁非博施也必也聖乎言能濟衆之難也
堯舜猶病亦承博施言雖堯舜不能以施爲濟也於

濟人取于施惟天子得爲之堯舜爲天[illegible]人施人濟亦不暇給矣或問博濟與夫子老安少懷何別曰安信懷因人之所利而利之非由我施也有濟衆之願而不能必之遇取必于遇即是以施濟爲仁取必于志乃所以爲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爲仁者之心也